

长沟流月去无声 车溪十桥琐记

徐林峰

两两舟晚渡关，
孤云倦鸟各飞还。
月明乌镇桥边夜，
梦里犹呼起看山。

无意间读到吴江明代文学家史鉴路过乌镇留下的诗句。五百多年前的一晚，他乘舟晚归，路过乌镇的某座桥边，欣赏到“明月照渠”无边夜色。

据《乌青镇志》载，“夹一溪而峙者曰乌青镇，即春秋时吴越分疆也”。清代陆世埏《双溪棹歌》也有：

双溪环合一河通，
西岸乌程东岸桐。
只有几家无系着，
船头随意泊西东。

这便是车溪，贯穿乌镇南北的市河。从地理位置看，车溪北接烂溪，水入太湖，南连金牛、白马两塘，通京杭大运河；从行政区划看，新中国成立前，皆以车溪为界，河东青镇归嘉兴府桐乡县，河

西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。千百年来，两岸虽分属不同县治管辖，但乌、青两镇来往密切，从目前可考乌镇最早的志书、南宋沈平所纂《乌青记》可以看出：生活在车溪东岸的青镇人沈平收集整理考证乌、青两镇事迹沿革、风土人情。此后，历代修志者以此为范，不论是乌镇人陈观还是青镇人李乐，还是后世官方所修志书皆将两镇之史合为一书以传后世。

“百川输委沧溟相属，待渡呼舟，日不暇给，以故两镇輿梁棋布如都会”。据镇志记载，乌、青两镇仅镇区就有桥梁98座。从明代到新中国成立，横跨车溪自南至北桥梁共计10座，连通两镇，见证繁荣与变迁。长沟流月去无声，古桥的命运终要与滚滚前行的历史并轨。1951年，为疏浚水利，开拓市河（车溪），两岸古桥随拓河工程消失在历史中。

天朗气清，与章建明、乐忆英两位地方志专家一起，自南栅南首起，经南栅老

街穿颜家弄，过常丰街走应家桥，到卖鱼桥、双溪桥，走读十余里，结合现存史料，探寻百年古桥足迹。

南首第一座是南昌桥，俗名南新桥。明嘉靖三十年（1551）建，清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重建，系三孔石桥，下有水栅。乌镇，有东西、南北两条水系交叉穿过镇区，东南西北的街道称为“栅”，今东西两栅为景区。栅，旧时为防御强盗（如倭寇、太湖强盗），在进入镇区的水陆要道安装木栅，朝开夕闭，以保太平。南昌桥东堍是南大街，往南过南昌门，福昌（浮澜）桥外为乡民市集之所，现在还有竹行头、木行弄、纱行弄等地名。桥西堍为嵇家汇，1939年隆冬，国民革命军62师某部曾与日寇在此激战，丧心病狂的日寇火烧民房，时值冬季，天干物燥，在西北风的肆虐之下，成为火海，百姓称“火烧嵇家汇”。《乌镇掌故》载，当年大火焚尽房屋二三百间，无辜百姓流离失所，福昌

桥西堍废墟也成了见证日寇暴行的铁证。现存南新桥为上世纪60年代第二次疏浚市河后重建的混凝土桥梁，为钢结构桥体铺设水泥桥板。

第二座桥名登瀛桥，冒着“仙气”。始建年代无考，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重修。据记载，是三孔石桥，俗称栅桥。桥东堍往南是乌镇旧时著名道观崇福宫，也称南官，南宋建，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小学，桐乡地方志专家徐家堤和画家刘雪樵曾在此执教。桥西堍是俗称张家花园的适园，为张云伯、张蕴叔兄弟所建。中西合璧，假山亭榭与洋房厅堂各具特色。抗战期间，被日寇占领，不少抗日志士与百姓被残害于此。1943年，62师185团胡礼贤部与日寇交战，日寇负隅顽抗放火烧园，一代名园毁于战火。1951年第一次拓宽市河时石桥被拆，后搭建木桥方便行人，1966年第二次疏浚市河时木桥拆除，登瀛桥不复存在。

登瀛桥往北，进入“上紧之地”中市。第三座桥济远桥（俗称南花桥）坐落于此。《乌镇掌故》记载，济远桥原为三孔石桥，初建时有桥亭，也叫南亭桥，明正德九年（1514）重建。清代诗人舒位曾寓居南花桥东堍，留下《自乡思桥移家南花桥》，其中“销魂乡思桥边路，触触无端恋落晖”“偶逢借宅固公瑾，又作移家葛稚川”写出流寓他乡的惆怅与乌镇人的慷慨高义。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舒位寓居乌镇，初时住在北栅利济寺南的乡思桥畔，条件较差。乾隆庚辰举人、镇绅沈启震素来雅重舒位才华，便把南花桥东堍老屋借其居住，并致信：“但住无妨，且行弗顾，所望泥金之捷先贵蓬门耳”。南花桥西堍，《乌青镇志》载，有人才际盛坊，为纪念明代陈序、陈观、唐价、沈应龙、沈继志、李乐、周子愚、唐守礼、沈元壮、夏燮、唐世济、夏炜、沈士茂、王隆德、唐世涵、唐元竑、徐尚达等17名镇

绅贤达而立。初系石刻建筑，清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，因年久石毁改易木质，1925年重修，现已无存。现存南花桥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修建。

与南花桥南北呼应的是兴德桥，俗称北花桥。三孔石桥，始建年代应在宋代或更早，宋绍兴年间建亭其上，毁于火。元至正年间（1341—1370）重建，明弘治九年（1496）亭又毁于火灾。元代重修时，归安人宇文谅曾写《青镇兴德桥记》。桥东堍有北宋古刹宝阁寺，寺后有宝阁山。乌镇本无山脉，宝阁山乃历年建筑垃圾堆筑而成，高三四丈，约11米。明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唐叔韶、郑明征所定“乌青八景”中，有“长林石径”，李乐曾作诗以记：

散蹊探幽几度来，
径开如矢净无埃。
年年溪上春归后，
千树浓阴覆绿苔。



北花桥远眺 章建明 摄



乌镇市河 李渭纺 摄



双溪桥 章建明 摄

桥西堍曾有天宠荣先坊，现已无存。北花桥命运多舛，上世纪50年代因开河石桥拆除，60年代改建混凝土桥，形制与南新桥相仿。据记载，1969年冬，因居民蜂拥导致桥身受力不均，中跨钢梁倒塌入河中，造成十三人遇难。祖母在世时也提及此事，祖父也不慎落水，幸而谙熟水性或有人相助，逃过一劫。悲剧已50多年了，逝去的生命始终与北花桥这个名字捆绑在一起，历史不会忘记。现在北花桥于1991年在原址北约三十米处重建，桥名由书法家杨书年题写。

北花桥往北有善利桥，俗称二井桥。桥附近有井，据明代《重修乌青镇志》载，桥西堍有石栏双井，开凿时间与开凿者不详。清代学者、医家陆以湑故宅在善利桥西堍。陆以湑，字敬安、薪安，号定圃，生于乌镇书香门第，17岁成入庠，31岁中举，35岁进士，曾任湖北武昌县知县，数月听父命辞官。后来，他先后在浙江台州府、杭州府任教，主持分水近圣书院，任杭州紫阳书院讲席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太平军攻占杭州，携家移居上海，后回到家乡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在杭州紫阳书院讲席任上去世。他博学多才，著述颇丰，主要有《冷庐杂识》《冷庐医话》《再续名医类案》《冷庐诗话》等。其中，《冷庐杂识》记载清代及以前文人士学者的学行、经历等内容，《冷庐医话》是一部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医学著作。善

利桥于上世纪50年代拆除，目前河两岸尚存桥堍遗迹依稀可辨。

善利桥北去约50米，现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卖鱼桥。卖鱼桥的前身也是一座古桥，桥名为众睦桥。为什么叫卖鱼桥？清代《乌青文献》解释“镇之中鱼鲜聚于此”，所以得名。卖鱼桥东堍现有乌镇电影院旧址，乌镇电影院是大文豪茅盾遗迹。电影院一带前身是乌镇植材小学旧址，现存民国《乌青镇志》保留当时校门的老照片。卖鱼桥西堍接安利桥，两桥互成直角，所以也称八字桥。西堍一带，旧时多为大户园第，如南宋沈左藏宅，内有园林，其亭台水榭留名史册，像水天四望亭、吟望堂、迷仙洞、月潭等，可见当时士大夫园第规模之大、布置之精巧。

卖鱼桥往北是普宁桥，俗称道堂桥，如今桥已无存。为何百姓称其道堂桥，可能与附近的北官有关。北官，即奉真道院，与南栅崇福宫南北呼应，故称北官。奉真道院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，后因天灾人祸几毁几建，后又太平军占为据点，外筑壕堑，内筑土城，称北老营。道堂桥东堍不远即是马道弄，不起眼的小弄堂里竟还藏着一座翰林第。乌镇晚清名人严辰府即建造在此，严辰（1822—1893），原名仲洋，字借生，号达叟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他借贵州籍参加恩科考试，中举后改归原籍。咸丰

九年（1859）成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因在翰林院散馆考试制赋触怒慈禧，由首列降至第十名，任刑部主事，不久辞归乡里。他热心地方事务，革除官府弊政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奏准革除样盘陋习，建议创办积谷仓，灾荒时发挥重要作用。他还重视教育，发起创建立志书院，任山长20多年，同时担任桐乡桐溪书院、翔云书院山长，创立义塾六处。此外，他耗时十年主持编修《光绪桐乡县志》，校补《乌青镇志》，为乡邦文献做出重大贡献。据考证，严氏翰林第门口还建有严母的乐善好施坊。其内花园称为宜园，有《宜园八景》诗赋传世。严辰侄孙，现代著名报人、小说家严独鹤便是出生在翰林第。

由南至北横跨车溪第八座桥是普济桥，俗名北新桥。石桥无存，现在北新桥在原址位置稍北处重建，为连接乌镇大道至环河路、西栅景区的交通要道。原北新桥西堍，保留着一个民国红砖墙门，人称陈家厅，是茅盾外祖父陈世泽胞弟陈世潢宅第。陈家厅保存相对完好，原为三开间三进，两侧有厢房楼房相连，建有高大防火墙，配以精美雕花装饰，十分气派。陈家世代行医济世，陈家厅前厅是问诊之处，求医者门庭若市。茅盾表弟陈瑜清出生于此，他毕业于日本东京雅典法文专修学校，在浙江图书馆从事外文图书分编工作直至退休，茅

盾在通信中多次就图书借阅、资料查找等问题与他交流。陈瑜清也是翻译家，翻译巴尔扎克中篇小说《伪装的爱情》。

普济桥北是乡思桥，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由镇人夏燮倡建，俗称夏家新桥，目前无存。清代诗人舒位曾寓居桥畔。夏燮，字汝翼，号冲翼，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丙戌科进士，任冀州知州、刑部主事等职。值得一提的是夏燮曾参与明代著名的西南经略事件，作为平定苗民起义关键人物，被贵州巡抚郭子章赏识，称其为“左右手”。据《乌青镇志》《明神宗实录》《贵州通志》等文献记载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贵州黎平府皮林苗民吴国佐，因不满明廷苛政与土司压迫，聚众起义，攻占永从县（今贵州黎平南部），击杀当地官军将领，起义声势初起。吴国佐联合湘桂边境苗寨，势力扩至黔、湘、桂三省交界，明廷派郭子章任贵州巡抚，统筹平乱，夏燮以刑部主事身份随军参赞军务，成为郭子章核心幕僚。明军集结楚、粤、黔三地兵力，由郭子章、夏燮制定“断外援、攻核心”策略，先离间苗寨同盟，切断皮林苗苗援。夏燮献策“以夷制夷”，招抚部分苗寨首领，最后吴国佐战败被俘，皮林苗乱基本平定，夏燮因功获朝廷嘉奖。此后，大明朝廷在皮林地区增设卫所、推行改土归流，夏燮参与拟定地方治理章程，强化中央对西南苗区的管控，此次平乱也成为明代后期西南经

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。

车溪上最后一座桥为双溪桥，旧名太平桥。现在的双溪桥也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，但因道路改造，双溪桥已经废置。按照记载，此桥作为镇区北部关隘，下面也有水栅。再往北去，便是车溪与烂溪交汇之处，故桥也得名双溪。这片水域三水汇合，除双溪外还有横泾港来水，乌镇历史上著名的分水墩便位于此。据载，分水墩原为水中一小岛，始于何年文史无考，宋盛时，水口设有罗星，用于指示航行。明万历初年（1573），同知罗斗认为此地需设关拦以固风气，于是在墩上造阁，于明万历九年（1581）六月竣工。后历经多次修葺，咸丰十年（1860）毁于战火，1919年重建，抗战爆发后日新破败，1958年第三层被拆，1971年前后，分水墩最终因水下木桩被拔起而逐渐被河水冲毁。过去，分水墩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是“乌青八景”之“砥柱危洲”，成为人们踏青寻芳的好去处，文人墨客也留下诸多诗话，如清代孔继瑛《过分水墩舟中赠外》：

滔滔此去水无停，
小艇相将溯远汀。
九派合流逢砥柱，
一墩分界是罗星。
危桥西望渔帆集，
杰阁东临鸟道经。
何日孝廉船过此，

我来先折柳条青。清代郑舆有《同友人分水墩即事》：

半亩花宫一水浮，
同人乘兴共停舟。
楼街越浦芙蓉老，
门接吴云蒹葭幽。
红酥光摇鸂鶒盖，
白蘋风度鹧鸪裘。
几声渔笛前村晚，
卜夜还看月映洲。

清代严宝传《分水墩晚眺》：
波峙危楼若约砬，
远山踏踏淡斜晖。
南来怒浪频倾急，
北去孤帆驶欲飞。
两岸炊烟当暝合，
双溪渔火入林微。
旧时风景还堪忆，
临水人家半掩扉。

此外，民国时，还有人专门去分水墩摄影留念，为乌镇留下珍贵的老照片。五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月光依旧漫过车溪的水面，但十座古桥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桥堍的古迹或沉默伫立，或变成文字记载在方志之中，而名人的足迹也早已融进砖石草木里。

流水带走时光，却带不走桥畔故事，更带不走这片土地沉淀的人文底蕴。驻足桥头，望长沟流月，听水声潺潺，便知那些与桥有关的记忆，从未远去。



雪后南新桥 章建明 摄



分水墩旧照 章建明 供图